

語言學論叢

第四十三輯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心《語言學論叢》編委會編



商務印書館

CSSCI 来源集刊

語言學論叢

ESSAYS ON LINGUISTICS

(第四十三辑)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

《语言学论丛》编委会编

商務印書館

2011年·北京

《语言学论丛》编委会

主 编： 陆俭明

编 委（按姓氏音序排列）：

贝 罗 贝	丁 邦 新	郭 锡 良	何 九 盈	何 莫 邪
江 蓝 生	蒋 绍 愚	鲁 国 尧	梅 祖 麟	平 山 久 雄
裘 锡 圭	唐 作 藩	王 福 堂	王 洪 君	王 士 元
余 霭 芹	郑 锦 全	朱 庆 之	邹 嘉 彦	

编辑部成员（按姓氏音序排列）：

陈保亚	董秀芳	耿振生	郭 锐	李小凡	宋绍年
汪 锋	王洪君(主任)	詹卫东	朱庆之(副主任)		

本辑执行编辑： 詹卫东

执行编辑助理： 艾溢芳

《语言学论丛》实行双向匿名审稿制度

重要公告

为促进汉语研究与中国境内其他民族语言研究的结合与互动，经教育部社科司批准，《语言学论丛》的依托单位“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更名为“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的英文全称 Center for Chinese Linguistics PKU、简称 CCL 和网页地址 <http://ccl.pku.edu.cn/> 不变。特此公告。

《语言学论丛》编委会

目 录

从语义地图看《左传》中的“以”·····	潘秋平、王毓淑	1
以汉语方言为本的能性情态语义地图·····	范晓蕾	55
原始闽语构拟和历史比较法·····	王福堂	101
闽语中“来母 S 声”的来源·····	秋谷裕幸	114
闽东宁德话的变韵·····	戴黎刚	129
汉语调查方法的思考·····	高晓虹	164
苏州话[i]元音的语音学分析·····	凌锋	177
从“这话从何说起?”说起·····	蔡维天	194
篇章管界再探讨·····	马国彦	209
现代汉语引证类传信语“据说”和“听说”的使用差异·····	乐耀	239
现代汉语谓词结构的事件性及其主要制约因素考察·····	王媛	262
汉语运动事件要素词化模式的历时演变·····	史文磊	281
谐声字族和汉语双字构词的一项限制条件·····	叶文曦	313
《广韵》所引《玉篇》辑考·····	丁治民	327
释甲骨文的“戾”和“体”·····	宋华强	338
书评:《汉语方言地理学——入门与实践》·····	岩田礼	352
王士元教授专访·····	叶彩燕、马诗帆访,蔡雅菁译	372
ABSTRACTS(提要)·····		390

CONTENTS

The <i>yi</i> (以) in <i>Zuo Zhuan</i> (《左传》): A Semantic Map Approach Phua Chiew Pheng, Ong Yee Soo	1
The Semantic Map of Possibility Modality Based on Comparative Evidence from Chinese Dialects Fan Xiaolei	55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Proto-Min and the Comparative Method	Wang Futang 101
The Origin of the “*L->S-” Change in the Min Dialects	Akitani Hiroyuki 114
The Final Alternations of the Ningde Dialect ...	Dai Ligang 129
Thoughts on the Methods of Investigating Chinese Dialects	Gao Xiaohong 164
A Phonetic Study of Vowel [i] in the Suzhou Wu Dialect	Ling Feng 177
On Atypical <i>Wh</i> -expressions in Chinese	Wei-Tien Dylan Tsai 194
Governing Scope in Text Revisited	Ma Guoyan 209
O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Hearsay Evidentials <i>jushuo</i> (据说) and <i>tingshuo</i> (听说)	Yue Yao 239
The Eventuality of Verbal Phrases in Mandarin Chinese	Wang Yuan 262

On Diachronic Changes of Lexicalization of Semantic Elements of Motion Events in Chinese History	Shi Wenlei	281
One Constraint on Chinese Word-Formation: From the Viewpoint of the Group of Phonetic Compound Characters	Ye Wenxi	313
An Examination of <i>Yupian</i> (《玉篇》) Quoted in <i>Guangyun</i> (《广韵》)	Ding Zhimin	327
Interpreting <i>li</i> (戾) and <i>ti</i> (体) in the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Song Huaqiang	338
A Review of <i>Hanyu Fangyandilixue—Rumen yu Shijian</i> (<i>Dialect Geography of Chinese: Introduction and Practice</i>)	Iwata Ray	352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William S. Y. Wang	Virginia Yip, Stephen Matthews, trans. by Tsai Yaching	372
ABSTRACTS		390

从语义地图看《左传》中的“以”^{*}

潘秋平 王毓淑

提要 “以”是上古汉语的重要虚词。本文将以《左传》为中心,着重讨论“以”的各项功能,并试图理清一些与“以”有关的争议。虚词词典一般将“以”的各项功能大致总结为介词与连词。根据这一认识,我们仍无法看出介词与连词中的各项功能是否有联系。当今学者对“以”的功能探讨虽然不少,但终究无法断定不同的功能所体现的究竟是同音还是多义的现象。本文试图采用类型学中的一个新概念,即语义地图,为上古汉语的“以”的各项功能归类并建立一个立体架构,窥探它们之间的关联,并进而证明“以”的不同功能是个多义现象而非同音现象。在这个基础上,本文将进一步讨论断链在语义地图模型中的意义。

关键词 以 上古汉语 语义地图 多义性 类型学

1 引言

何乐士(1989:411)曾指出:“虚词是《左传》语法研究中的重要内容,而其中又有一部分常用虚词出现频率高、用法复杂,它们大都兼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词类,有一些特殊句式,词组和固定格式也比较多,是虚词研究中的重点。”上古汉语中的“以”正是这样的一个虚词,它在《左传》共出现 3392 次(赵大明 2007:20),可分属介词、连词等词类,用法也十分复杂:

^{*} 本文在修改、定稿期间的研究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2008 年重大项目“汉语多功能语法形式的语义地图研究”(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项目编号 08JJD740058)的资助,在此一并致谢。本文承蒙张敏教授指正并提出宝贵的修订意见,谨此表达谢忱。文责归属于作者。

1.1 介词

a. 介绍出动作行为直接涉及的对象。可译为“把”。

《桓六·四》:公之未婚于齐也,齐侯欲以文姜妻郑太子忽。

b. 介绍出动作行为所赖以实现的工具、手段、前提等。可译为“用”、“拿”、“依照”、“根据”等。

《襄二九·六》:吴子余祭观舟,阖以刀弑之。

c. 介绍动作行为凭借的方式。

《昭二〇·九》: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

d. 介绍出动作行为发生的原因。可译为“因为”、“因”等。

《定三·四》:君以弄马之故,隐君身,弃国家。

e. 介绍进行某种行为动作时所凭借的资格、身份或地位。

《僖四·四》:许穆公卒于师,葬之以侯,礼也。

f. 介绍出动作行为发生的时间。可译为“在”、“于”等。

《庄一六·三》: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数焉。”

1.2 连词

a. 表示动作行为的并列关系,可译为“而”、“并且”等。

《闵二·五》:立戴公以卢于曹。

b. 表示动作行为的顺承关系。可译为“于是”。

《文一七·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

c. 表示动作行为的结果。可译为“才”、“以至于”等。

《僖二四·二》:今天子不忍小忿以弃郑亲,其若之何?

d. 表示动作行为的目的。可译为“来”、“去”、“为了”等。

《隐五·四》:四月,郑人侵卫牧,以报东门之役。

e. 表示动作行为的偏正关系,“以”字前面的成分常常是后面的状语。可译为“来”、“去”、“而”、“地”等。

《庄一八·五》:冬,巴人因之以伐楚。

1.3 副词

“以”为通假用法，通“已”，表示最高程度，相当于后世的副词“太”。这种用法《左传》中共出现了5次。

《昭二·五》：君使公族逆之，齐使上大夫送之，犹曰不共，君求以贪。

1.4 代词

一般认为它表示疑问，相当于疑问代词“何”。《左传》仅见2例。

《文三·四》：诗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考虑到“以”的副词和代词等功能的用例数量不多，而“以”的副词用法和通假有关^①，是一种已被证实的同音现象，因此本文接下来对“以”的讨论将集中在“以”作为介词和连词两项语法功能上。

从上述的资料，可看出“以”的语法功能繁多，但是这许多不同的语法功能之间是否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却是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张敏(2008)就提到某个语言若用相同的一个形式负载两个或更多意义，这些意义或功能彼此并不一定有内在的关联，它们可能碰巧同音或同形。“以”的介词与连词的语法功能的用例最多，也最复杂，但是历来对于这些不同用法之间的联系，却缺少讨论，因此它们之间究竟是存在着一种偶然的同音关系，抑或是一种具有动因(motivated)的多义(polysemous)关系，迄今仍未有一个妥善的说法。一些学者，如郭锡良(1998)、罗端(2009)等除了对“以”的诸多语法功能进行讨论外，也进一步探讨了“以”是如何从一个动词逐步虚化成一个介词，再由介词进一步虚化成连词。这样的探讨具体体现在郭锡良(1998:5)的下列文字中：

总之，“以”字在甲骨文中是一个动词，西周以后是一个非常活跃的虚词，先由动词虚化成介词，再由介词虚化成连词，或构成固定结构，再凝固成词，转化成构词语素。中古以后“以”逐渐衰落，被新的介词所取代，但是仍作为古语成分保留至今。它的

衰落过程,有待另行研究了。

这样的讨论深具意义,可作为进一步深入讨论的基础。此外,“以”不论是个介词或连词,在同一种词类中,它也承载着许多不同的意义,而这些不同的意义之间是否存在着联系仍旧无法为现有的研究加以证明。目前,仅有少数学者如赵大明(2005,2007,2009)对“以”的功能进行较全面的探讨,但仍旧无法为“以”的各项功能建立一个立体架构,让我们看出这些不同功能之间的联系。为解决上述的问题,本文采用 Haspelmath(2003)提出的“语义地图模式”的分析手段,尝试为“以”的各项功能建立一个立体架构,并从中看出各个功能之间的联系,以及它们之间亲疏远近的关系。如果这项工作能成功,我们也能借助跨语言比较的办法证明“以”的各项意义是一种多义现象。

目前,研究语义地图的学者如 Haspelmath、Malchukov 与 Croft 等除了从理论操作方法上论述和改进语义地图外(参见张敏 2008;王瑞晶 2010),也通过跨语言的研究给我们提供了不同的概念空间(conceptual space)和语义地图(semantic map)以说明人类语言的共性和个性。在汉语的研究范围内,张敏(2008,2010a)则从共时的角度以现代汉语方言为材料,不仅补充了 Haspelmath(2003)的与工具标记语相关的概念空间外,还根据 Malchukov、Haspelmath & Comrie(2007)所提出的双及物结构的概念空间来探讨现代汉语方言双宾语序的南北差异,进而发现一般给予动词(general purpose give verb)在现代汉语方言中的不同的历时演变及这种演变对句法结构的重大影响。这些研究都深具意义,不但展现了语义地图如何和汉语研究挂钩,还为我们示范了汉语研究如何能有效地作用于类型学研究。本文正是在上述基础上进一步地将语义地图付诸实践,考察上古汉语的“以”在与工具标记语的概念空间上的分布。从汉语研究的角度着眼,张敏说明了语义地图适用于现代汉语的研究,而本文则要进一步说明它也一样适用于汉语的历时研究。另外,本文运用语义地图来展示上古汉语“以”各项功能的内在联系,也希望能跳脱仅

用古代文献来研究上古汉语语法的框架与方法,并在前人对上古汉语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更进一步的理论探究。

本文借用语义地图为上古汉语“以”的各功能进行归类与组织,并找出各功能之间的联系,建构一个立体架构,为“以”的多义性找到有力的论证,使之不再流为平铺直叙的阐述,希望能借助类型学中的新发展来进一步深化我们对上古汉语的分析和认识。然而,“语义地图模型”虽假定了任何一张被提出的概念空间都具有普遍意义,对所有的人类语言都有效,但是我们也须明白“语义地图模型”的假说是建立在实证精神的基础上,因此若某种语言的任何一个形式违反了“语义地图模型”的假说而在概念空间上出现了断链的现象,概念空间是可以加以修改,以兼容新的材料。这一观点清楚地体现在 Haspelmath(2003)中,也起着了提醒我们切勿跌入生搬硬套、削足适履的陷阱;虽然如此,我们也须指出,Haspelmath 的观点背后有一个隐含假设,即是认定人类语言的发展变化都一定和人类大脑里的概念有关,而这并不一定完全准确。因语言作为一种人文现象,一些偶然的、和人类认知概念无关的历时因素也可能导致断链现象的产生(张敏 2010b)。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在任何的讨论中,当面对断链现象时,我们除了可修改和补充概念空间外,还应探讨是否存在一些语言内部的、与人类概念无关的因素导致了某个语言形式无法在概念空间里勾勒出一个连续区域。

2 和工具相关的概念空间的建立和扩展

在进行有效的讨论前,我们必须先建立起和“以”有关的概念空间。在语义地图的研究中,“概念空间”(conceptual space)指的是人类大脑中本来就存有的一个空间,具体而言就是人类大脑里的一张概念地图,其目的就是为了说明不同概念之间的亲疏远近的关系。就目前所看到的研究而言,不同的论著只处理人类大脑中的完整的概念空间中的某个部分或区域(partial representation),因此有许多

概念未必都在同一张特定的图中标示出来。我们若能把目前不同研究中所提出的概念空间加以结合起来,就能有效地从一个宽广的角度发掘出人类大脑里的一个较为完整的概念空间。具体的操作方法是在目前的研究中所提出的不同的概念空间中,只要发现某个具体概念在不同的概念空间有所重叠,我们就能以这个概念为枢纽而把不同的概念空间系联起来,组织成一个更大的、更完整的概念空间。至于概念空间到底要有多大或须体现多少种概念,这又完全取决于概念空间的用途。

由于“以”在上古汉语能用来引介和动作行为有关的工具,因此本文在建立相关的概念空间时将以 Haspelmath (2003)所提出的与工具有关的概念空间(图 1)为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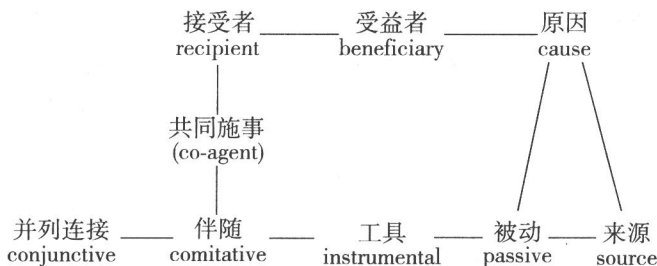


图 1 与工具有关的概念空间

就图 1 的概念空间而言,有几点须加以说明:

1. 上述的概念空间中的“共同施事”(co-agent)指的是有着“伴随性质”的参与者(comitative-like participant),而这个参与者和伴随者(comitative participant)的最大分别就在于他积极参与某个动作行为,缺少了他,这个动作行为就无法有效地进行和完成。Haspelmath(2003)就以英语里的两个例子,即“X fought with Y”与“X kissed with Y”来说明共同施事这个概念的上述特点,然而他也承认并未掌握足够的跨语言证据来证明“共同施事”须作为接受者(recipient)和伴随者(comitative)两个概念相互连接的枢纽,因而为它画上了括弧。

2. 值得注意的是图 1 里的“被动”(passive)并非一个语义概念,

而是一个与语态(voice)相关的句法概念。由于概念空间处理的应是语义概念之间的关系,而“被动”(passive)很显然的并不是个语义概念,因此以“被动施事”(passive agent)这种语义角色取代“被动”或许会更理想。Haspelmath(2004)提出的与连词有关的概念空间(图2)中就以“agent”(施事)这个表示语义角色的概念,而不是“被动”(passive),来与“工具”(instrumental)的语义角色相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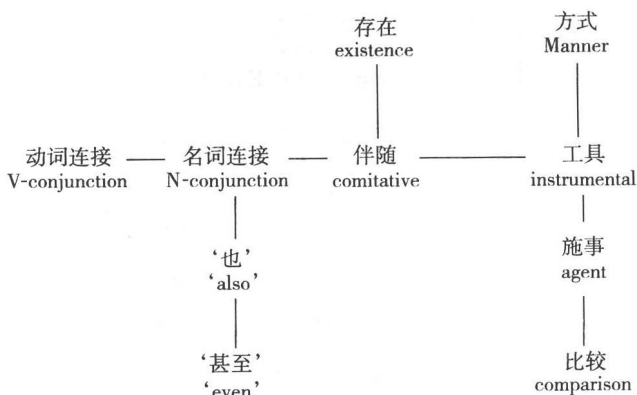


图2 与连词有关的概念空间

根据上边的讨论,我们把图1加以调整,得出以下的概念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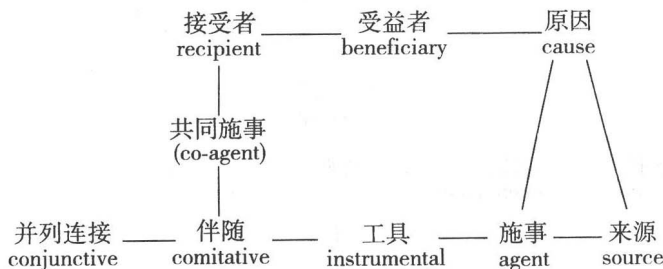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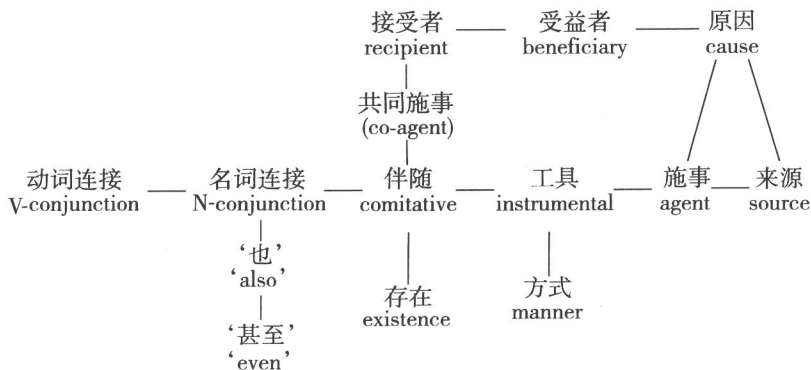
图3 与工具有关的概念空间(修正)

这个修订较为合理,除了符合概念空间处理的是语义概念的要求外,也能在概念层面上说明施事和工具这两种语义角色之间的密切关系。Rozwadowska(1988:159)就曾从语义分解(semantic decomposition)的角度以[能愿性](sentient)、[使变性](cause)及[受影响性](change)三个语义要素对人类语言中不同的语义角色提出下列的分析:

Feature Sentient	Cause	Change	Thematic relation
+	+	+	Affected Agent (e. g. Agents of monotransitive verbs that undergo some change; traditionally referred to as Agents and Themes at the same time; <i>John rolled down the hill.</i>)
+	+	-	Agent (Agents of prototypical Agent-Patient verbs; <i>destroy, beat, kill, hit, write</i> etc.)
+	-	+	Experiencer, possibly Recipient and Possessor
?	+	-	Instruments
-	+	-	Object-Cause of motion (i. e., Neutral, Rappaport's Experienced, Jackendoff's Percept)
-	-	+	Patient (i. e., affected objects of agentive verbs)
-	-	-	Neutral viewed as a mere object rather than a cause; also object of the verb <i>enter</i> (<i>in John entered the room.</i>)

图4 语义角色的语义分解

根据图4,我们不难发现“施事”(agent)和“工具”(instrument)在三个语义要素上都有两点相同:在[受影响性](change)要素上都是负,而在[使变性](cause)要素上都是正。

图5 与工具有关的概念空间(扩展)^②

由于图2和图3都有“伴随”和“工具”等概念,因此我们也可借这两个重叠的概念把两张不同的概念空间系连起来:

由于图5的概念空间是以图3的概念空间为基础嫁接上 Haspelmath (2004)的与连词有关的概念空间(图2),因此我们须对图2的特点略

做些说明。这个概念空间的一大特点就是将原本的“并列连接”(conjunctive)分成“动词连接”(V-conjunction)与“名词连接”(N-conjunction)。然而,这不仅会让人们产生一个疑问:为何在分成“动词连接”与“名词连接”后,其排列顺序是“动词连接—名词连接—伴随”,而却不是“名词连接—动词连接—伴随”?这是因为伴随标记(comitative marker)往往都引介名词性成分,以致我们常常无法明确地分辨某个句法标记究竟是含“名词连接”的概念或是“伴随”的概念。例如在现代汉语中,“我跟你去巴刹”中的“跟”既可以划入“名词连接”的范畴,即“我和你一起去巴刹”的意思,也可以是“伴随”标记,即“我要陪着你去巴刹”的意思。在此,我们确实很难分辨这两个概念,说明了它们之间的密切关系,因此,“名词连接”与“伴随”概念之间的距离相对的比“动词连接”与“伴随”概念之间的距离更为相近。此外,现代汉语的“跟”由于仅能引介伴随者和充当名词连接,而完全无法用来连接动词,也进一步证明了“动词连接—名词连接—伴随”这一排列顺序是正确的。

图 5 的概念空间还可进一步加以扩展。张敏(2008)就以 Haspelmath(2003)的与工具有关的概念空间(图 1)为基础,以现代汉语方言为主要的语言材料,提出了以处置和被动为核心的概念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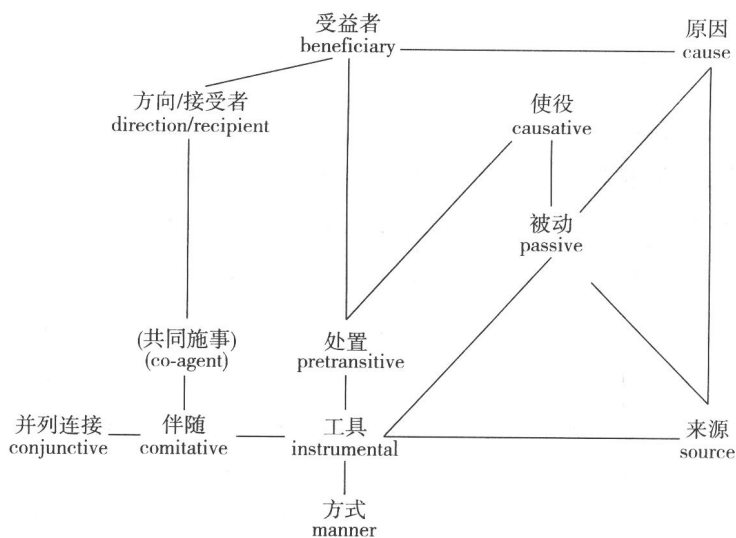


图 6 以处置和被动为核心的概念空间

和图 1 比较,张敏所提出的这个概念空间有两个特点:

1. 由于观察到在兼用的情况下,现代汉语方言的被动标记(passive)与使役标记(causative)直接相关,而处置式标记(pretransitive)则仅与工具语标记(instrumental)、受益者标记(beneficiary)直接相关,因此在原有的概念空间上补充了“处置”(pretransitive)和“被动”(passive)等新的概念,并提出了“受益者—处置—使役—被动”和“受益者—处置—工具”的排列关系。须指出的是,这里的“处置”为“(原型的)处置式中处置标记所带的受事”角色的略说法,而“使役”为“使役式里的役事(causee)”的略说法。

2. “方向”(direction)和“接受者”(recipient)在图中合并在一起,因为“接受者”有两种相关的情况,即事物的接受者和动作的接受者,其中就包含了一定的方向。须指出的是,这里的“方向”和空间方所并没有任何的关系。^③

图 6 是以 Haspelmath 的与工具有关的概念空间为基础而画成的,而值得指出的是,Haspelmath 赖以建构概念空间的语言材料是英语、俄语等非汉语的语言,而张敏虽引进了更多的语言材料(主要是现代汉语方言),但是 Haspelmath 的与工具有关的概念空间依旧没有被推翻或证伪。换言之,现代汉语方言的语法形式仍能在图 1 的概念空间中形成一个连续不断的区域,并未呈现断链现象。这说明了语义地图能为世界语言普遍使用的特点。另外,张敏也根据现代汉语方言的材料除了给图 1 增加了一些额外的概念如处置(pretransitive)和使役(causative)外,还在原本的概念空间中安顿了它们的位置,这也确实实地通过实践体现了 Haspelmath 所说的概念空间的建构是一项极具实证性的工作,因此可以因材料的增加而不断地得到扩展和修订。

下边的图 7 是我们把 Haspelmath (2003)的与工具有关的概念空间(图 1)、Haspelmath (2004)的与连词有关的概念空间(图 2)以及张敏(2008)的以处置和被动为核心的概念空间(图 6)加以综合、系连而最后绘成的概念空间。